

血濺津門續集

沽城劫寇

张孟良 著



海天出版社

沽城荡寇

张孟良 著编

海天出版社
(中国·深圳)

责任编辑：薛亮

装帧设计：温劲青

封面画：

封面题字：刘大明

沽城荡寇

张孟良著

海天出版社出版

（中国·深圳）

海天出版社发行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广州红旗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印张16.5字数360千

1991年8月第1版 1991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ISBN 7-80542-196-x /I·47

定价 5.80元

目 录

第 一 章	真假夫妻	(1)
第 二 章	遭遇战	(15)
第 三 章	突 围	(27)
第 四 章	打 鬼	(39)
第 五 章	使 命	(49)
第 六 章	“0 0 0” 1号注射液	(61)
第 七 章	袁家大院	(69)
第 八 章	地下联络站	(78)
第 九 章	祝 贺	(91)
第 十 章	魔 窟	(100)
第 十 一 章	瓮中捉鳖	(112)
第 十 二 章	许 诺	(122)
第 十 三 章	密 筒	(133)
第 十 四 章	神秘的电波	(147)
第 十 五 章	出 击	(160)
第 十 六 章	地 道	(175)
第 十 七 章	川岛别墅	(187)
第 十 八 章	山口一雄	(204)
第 十 九 章	习艺所监狱	(221)

第二十章	不速之客	(235)
第二十一章	救济院	(249)
第二十二章	刺 客	(263)
第二十三章	战斗打响以后	(278)
第二十四章	神出鬼没	(294)
第二十五章	出奇制胜	(309)
第二十六章	跃马纵横	(323)
第二十七章	魔鬼的挣扎	(339)
第二十八章	袁各庄的喜庆	(354)
第二十九章	往 事	(368)
第三十章	追 逐	(384)
第三十一章	打 狗	(394)
第三十二章	二力和翠儿	(409)
第三十三章	兵临城下	(427)
第三十四章	大闹静海城	(445)
第三十五章	向我们共同的敌人复仇	(462)
第三十六章	家 法	(477)
第三十七章	“李香兰”演唱会	(492)
第三十八章	毁 灭	(507)
第三十九章	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516)
后 记		(521)

第一章 真假夫妻

在《血溅津门》一书收尾的时候，写到中共津郊临时工委书记兼武工队长郝明，带领队员去袁文会公馆营救我党地工人员李园丽。

话说郝明和曹国荣、董小泉等人化装成卖吃食的小贩，绕到袁文会公馆后门，队员侯国悦把袁家大门前面的灵堂、经棚点起大火，霎时间，火光冲天，浓烟滚滚，铁血队的特务和伪军，立刻炸了窝，打入铁血队的地下工作者王新培和地下联络站的联络员、滨海楼饭庄的掌柜陈公甫为内应，趁着这阵混乱，把郝明等人接进袁家后院。郝明让侯国悦带领十几名队员埋伏在假山下面，然后王新培和陈公甫把郝明带引到假山上，用匕首刺死了看押李园丽的甄世熊等三名特务，郝明从甄世熊腰里搜出钥匙，打开书房的门锁，待他跃进书房注目一看，不由得吃了一惊。原来被关押在里面的乃是自己失散多年的妻子疯姑。夫妻相见，百感交集。悲欢离合、苦辣酸甜，风雨血泪、刀光剑影，千言万语、万语千言，一齐涌上心头，一时竟然全都说不出话来。

此时，王新培、陈公甫、曹国荣和董小泉也无不拊掌叹息，感慨万端。本应让他们多叙离别之情，怎奈情况紧迫，时间不允许耽搁，王新培急忙说道：“郝队长，这里乃是龙

潭虎穴，四周遍布日伪军警宪特，一旦被敌人发觉就走不脱了。按上级的决定，你们马上快走，由我来掩护。”

夫妻两人的心情稍微平静了些。郝明这条钢铁般的硬汉子猛然从感情的梦境中惊醒过来，点点头问道：“我们走后，你们有把握脱险吗？”

王新培胸有成竹地说：“这次行动方案集中了大家的智慧，您和李洪信同志又做了周密的安排，敌人不会看出破绽的。再说我没有暴露，有办法对付袁文会和郭运起，你们就放心走吧。”

陈公甫更不以为然地说：“我们是饭庄的厨师，是他们请来的，大不了吃上点嫌疑。没什么了不起的。”

曹国荣耐不住性子了，喻声喻气地说：“嫂子，兄弟背你走。”说着伏下身躯就将李园丽背在了身上。由王新培和陈公甫在前面引路，郝明和董小泉在后面保护，大个子曹国荣一只胳膊背着李园丽，另一只手提着把大镜面匣子枪走在中间。大家快步如飞出了书斋，下了假山。侯国悦带领十几名武工队员在山下接应。掩护众人离开袁文会公馆的后院，跨出后门。这时候，地下联络站负责人李洪信和武工队员韩振英化装成日本鬼子模样，早把一辆土黄色刑车开到后门外面等候着呐。曹国荣和董小泉先把李园丽安置在车内。车里面还备有十几套鬼子军服和一些武器枪支，郝明和侯国悦、曹国荣、董小泉等人，马上换上鬼子军服，戴上钢盔，束上皮带，挎上子弹盒、手榴弹和刺刀，蹬上大皮鞋，扎上绑腿，俨然是一群日本鬼子。

现在只有李园丽手无寸铁。她的手枪在被捕的时候失落了，她说：“也给我一件武器，一旦遇上情况也好应付。”

郝明说：“我这里有一支。”一面说着从怀里掏出一支

崭新乌亮的左轮手枪，递给李园丽，很兴奋地说：“这还是马奇洋的呢！”

李园丽听说是马奇洋的，两道秀丽的眉毛一挑，把枪接过去看了看，然后望着郝明相视一笑。

因为一提到北平行政委员会治安部的特务马奇洋，他们都自然而然地想起不久以前两个人在六国饭店扮演的那场滑稽戏。当时，李园丽是接受了组织交给她的任务，专去保护郝明的；而郝明却没有认出经过化装，变了仪容的李园丽，把她当做了日本特务。在盛大的欢迎宴会上，袁文会为了抱马奇洋这根大旗杆，就做人情把《东亚晨报》女记者李园丽介绍给假扮马奇洋的郝明做为异性朋友。这件事正合乎李园丽的心意，她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更多地接近郝明，保证郝明和津郊武工队顺利地完 成爆炸鬼子新仓库、炸毁军火列车的任务；而郝明却因为在身边有这么一位日本特务而深感厌恶，恨不得一下把她甩开。两个人各怀戒心，一个就一个躲，闹得相当尴尬可笑。李园丽本想把这个秘密托盘告诉郝明，但理智告诉她，地下工作者必须严格遵守纪律，而更重要的是他们尚未完成党交给的重要任务，一旦被敌人识破就误了大事。所以，她以极大的毅力克制着自己的感情，假戏真唱，只好以《东亚晨报》记者这一公开身份左右周旋，暗地里配合郝明进行工作。而郝明对这一切却完全蒙在鼓里。现在回想起来倒是一桩有趣的佳话。所以，一提起马奇洋来，两个人都不觉好笑。当下李园丽接枪在手，看了看，枪内还含着满轮子弹，不由满心喜悦。

大家告别了王新培、陈公甫、伍大爷等人，飞身跃上了汽车，径直奔芥园庙运河码头疾驶而去。

汽车从卢庄子开出来，顺着旭街向北飞奔。刚行至华北

戏院门口，忽然听见由打卢庄子方向传来了密集的枪声。郝明轻蔑地一笑，对正在驾驶汽车的韩振英说：“既然人家以礼相送，那我们只好劳驾啦！”队员们听了都发出了欢悦的笑声。

枪声越来越紧。前面来到了关银号卡子口。

郝明向韩振英做了一个手势。韩振英马上加大了油门，车速加快，带着一阵冷风擦着敌人岗哨的身边儿飞驰而过。吓得敌人连蹦带跳，向两边蹿出一丈多远。队员们看了都忍不住暗笑。

因为他们开的是一辆日本刑车，车前面插着一面日本小旗，风档玻璃上还贴着日军司令部颁发的特许通行证。这都是李洪信通过日本特务机关长米之一少将的翻译官邱维德事先搞到的。再加车上的人们全部穿着日本军服，而且大家还会说一些眼门前的日本话。特别是郝明、李洪信、侯国悦和韩振英，日本话说得相当流利。所以前面的一段路上，敌人的岗哨卡口和巡逻队都没有阻拦。可是汽车刚驶过关银号，全市紧急戒严的警报就响起来了。一霎时，全市的日伪军警宪特一齐出动，各关隘卡口皆被封锁，不准任何车辆和行人通行。

韩振英是个非常机灵的小伙子，一来是他开车熟练，对天津市内的街巷路口了如指掌，二来是他曾经假扮过马奇洋的副官赵儒祥，开着汽车，跟随郝明在天津市内周旋了许久，使他锻炼出一个反应灵敏的头脑和一身勇敢克敌的本领。如今他一见戒严的警报响起来了，而且大批军警已经涌到街上了，他转了转眼珠儿，灵机一动，随手也把刑车上的警笛拉响了。警笛“嗷嗷”的怪叫，汽车开得风驰电掣一般。那些执行戒严的敌人以为他们是追捕八路军武工队的，

所以每到一处关卡哨口，一律开路放行，畅通无阻，他们很快就把汽车开到了芥园庙码头。

远处的枪声和警报器正在激烈地响着，同志们的心境却是无比豪迈和激动。此时，政委肖毅带领一部分武工队员早已把一只快船开到运河南岸等候多时了。大家见面，分外喜悦。急忙登船，起锚扬帆，直到船过了大、小稍直口，到了远离市区的地方，人们才松了一口气。

一场紧张而特殊的战斗过去了。同志们的心情渐渐地平静下来。这时满天星斗，银河贯空，夜色茫茫，微风拂动，尽管远处还传来敌人戒严的稀疏的警报声和枪炮声，然而，那已经远远地被英雄们抛在后面了。同志们脸上都洋溢着胜利的笑容，心中都有说不出的快乐。

肖毅政委为了让郝明和李园丽这对失散多年的夫妻说几句悄悄话，便向同志们做了个手势。于是大家都退出了船舱。郝明见大家都走了，舱里只有他和园丽，他傻呵呵地望着妻子只是笑，那憨劲儿就象当年在袁各庄的时候一样，腼腆地说不出话来。李园丽此时此刻心潮澎湃，感慨万千。看着眼前的傻哥，不觉泪如雨下。在他们夫妻团圆之际，她很自然地想起了于芬。她取出她为于芬和郝明拍的那张合影，捧在脸上呜咽着痛哭起来。她的思绪立刻被拉回到半月以前那段难忘的日子里去。

那是在一天下午，李洪信把郝明和于芬要来天津的事情告诉给了她，并且说明郝明就是她要寻找的傻哥，要她配合郝明和于芬的行动。然而李洪信并没有把这件事告诉郝明，那是担心郝明和于芬可能会由于处理不慎而被敌人发现。李园丽为此事思考了一夜，她想得很多。开始她想不顾党的纪律，见到郝明以后就开门见山地把事情挑明，可是后来她还

是冷静下来，克制住自己的感情冲动，她不仅要服从组织的决定，同时也还要考验一下那两位来访者。

我们所熟悉的那位漂亮的摩登女郎，《东亚晨报》最出风头的新闻记者李园丽小姐又着装上阵了。她那天穿的是一件银白色翔云纱半袖短旗袍，束着丰腴健美的腰肢，肉皮色长筒丝袜闪着柔和的光泽，再配上那双大高跟白缎子绣花鞋，真是银装素裹分外妖娆啊！更惹人瞩目的还是飘在脑后的那束大披肩飞机发，宛若一团闪光的乌云，看上去更显得风流飘逸，婀娜多姿。这身装束在当时上层女人中颇为时髦。不知底细的人，谁会想到她竟是我党一位出色的地下工作人员呢？她那一张圆脸，皮肤略微显得黑一些，有一种与众不同的自然美，薄薄地施了一些脂粉，显得分外秀丽端庄。两只大眼，黑白分明，活跳跳的，尤其在凝眸远望的时候，就更妩媚动人。别有一番风韵的是，姑娘右脸颊靠近嘴角的地方，有一颗红珊瑚似的珠砂小痣，使这张脸更显得俏丽、帅气，而且还有些泼辣。蛾眉如剑，秀中藏锋，流露出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凛然神态。

李园丽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当她扮做贫穷妇女去执行某种特殊任务的时候，就化名改叫尹兰了。那时她将取下镶在脸颊上的那颗珠砂小痣，要想认出来她就是李园丽小姐是很困难的。

那天傍晚，她戴着黑色托力克眼镜，挎着一架德国康太斯照相机，驾着一辆枣红色小汽车疾驶到运河码头，停在相距河边不远的地方。她拉开车窗，透过镜片向码头上望着。当她看见郝明挽着于芬的胳膊由船上踏过跳板走到岸上的时候，她的心忽然紧缩了一下，一阵头昏，身上冷禁禁的，但是，她马上又镇定下来，重新昂起头，瞩目望着那里。

郝明身体彪悍，风度潇洒，五尺开外身材，一对豹环眼，两道雁翅眉，脸上一团正气，浑身上下充满一派英雄气概，戴着一顶巴拿马草帽。眼上扣着一幅水晶石金边养目镜，身穿一件夏布大褂，淡灰色麻纺裤子，白袜青鞋。手腕上戴一块金壳手表，满面春风，风度翩翩，确实是一个英俊的男子汉。她真想跑过去扑到他怀里喊一声傻哥，她又把目光转向于芬。

于芬也不再是戎装跃马、挥枪杀敌的巾帼英雄模样。她打扮得象一位风流艳丽、雍容华贵的阔太太。她身着一件紫玫瑰色闪缎半袖小开气长旗袍，肉皮色高筒洋丝袜，鸭蛋青绣花皮底缎鞋。手腕上戴一对很惹人注目的黄灿灿的面条式包金镯子，远远望去金光闪烁，灿烂夺目，手指上戴着一只赤金戒指。左右耳垂挂着一副玲珑剔透的金环翡翠耳坠，脖颈上佩戴着一挂珍珠项链，清秀而端正的面颊淡淡地施了些香粉，稍微揉了点胭脂，新烫过的乌黑油亮的波浪式秀发，别着一对芭兰花穗，李园丽似乎在相距二十米的地方就已经嗅到一股令人心醉的清香芳气。她那苗条的身段，白皙俊秀的脸庞，一对惹人喜爱的露珠似的水汪汪的眸子，再配上那身艳丽的服饰，显得风采秀丽、年轻美貌。她的右臂挎着一只很时髦的绣着花卉的小手提包，左手挽着郝明的右臂，两个人的身体紧紧地贴在一起，真象一对相依为命的恩爱夫妻。

李园丽看到这里不由得心酸落泪了。她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妒嫉和羞恨产生了强烈的冲击波，一股难以忍受的酸楚涌上心头，她浑身颤抖几乎晕倒，有心过去将他揪开，可是眼下的形势又不允许她那样做。她起来坐下，坐下起来，真不知如何是好。她再也看不下去了，只好将头扭过去，紧紧地闭住眼睛。直到郝明和于芬走出很远去了，她才将汽车

发动起来，风驰电掣地擦着他们的身边飞驰而去。

对于这一切，郝明和于芬当然无所察觉，而当他们到达烈女祠的时候，李园丽已经换了另一种装束。她早在那里等候他们多时了。他们所看到的不是一位艳丽多娇的姑娘，而是一位普普通通的贫穷妇女。当李园丽将他们送到刘家胡同地下联络站见到李洪信以后，她原本不想再同郝明和于芬相见，但是她又想弄个明白，十三年没有音信了，如果她深爱的傻哥已经变了心，那也是可以理解的事情，如果他还在等她……她再也坐不住了，于是半小时以后，正当李洪信同郝明和于芬谈兴正浓的时候，她象一阵旋风似地突然闯进去，这时郝明、于芬见到的她已经不是市井贫妇，而是一位时髦女郎。

李园丽又换了另一种衣装。她的打扮非常奇特。头上戴着一顶镶着银色花边的宽沿圆顶青纱礼帽，身穿一件青纱箭袖连衣长裙，镶着同帽子一样的银色花边。缀着一排银亮的钮扣，腰中紧束一条银丝织成的光闪闪耀人二目的带子，脚下穿着一双高鞞打着一排银扣的黑色皮马靴，眼睛上扣着一副大框架墨光眼镜。看上去就象一位古希腊神话中的骑士。她挎着那架康太斯照相机，笑容满面，风度翩翩，飘然而至。她的光临使屋中所有的人都大大地吃了一惊，李园丽神情自若，她向郝明和于芬扫了一眼，咯咯地笑着说道：

“唉呀，请原谅，我这不速之客，打扰诸位了。”

“啊，我们的天使，您不必客气。”李洪信已经觉察出苗头不对，急忙上前解围说：“李小姐，请坐。您这是从哪儿来呢？”

“唉，我是个云游僧，来无踪去无影。说不定一头撞到哪儿去。象上次我到新民会去采访，开着汽车行驶到锅店

街的时候，遇上了一伙保安队。我怎么搵喇叭他们也不躲开，要不是我手疾眼快，非轧死俩不可。让我把他们好一通骂，我真想抓住那个领头的去找保安队司令阎家琦算帐。过后我才知道，噢，原来那伙保安队是武工队，领头的那个家伙就是大名鼎鼎的郝明。你们看这事儿玄不玄！”

“李小姐，您真是手下留情了。不然的话，女记者竟然活捉了郝明，那可真该出天大的号外了！”李洪信说罢哈哈大笑起来。他在尽力同李园丽打岔儿。

“您看，我多么失礼，进来还没有向您的客人问候。”

“啊，小姐，不是外人，是我的表弟和表弟妹刚从乡下来。”李洪信说。

“啊，失敬，失敬。”李园丽望着郝明和于芬说：“来，让我们认识一下，我叫李园丽，是《东亚晨报》的记者。”

不难看出，当郝明和于芬听到“李园丽”这个名字的时候，流露出一种令人难以察觉的不安神情。因为这位颇出风头的女记者的芳名早已名扬四海，如雷贯耳。对于她的光临无疑必须提高警惕。他们把李园丽看做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女特务。于芬不由自主地摸了摸暗藏在身上的手枪，同时与郝明交换了一下目光。郝明坦然自若，谈笑风生地把手递给对方。

“李小姐，您太客气了。今天同您相会，敝人感到万分荣幸。”

“谢谢，您的台甫怎么称呼？”

“不敢当，敝人姓张，字永泉。装来一船西瓜，想试试行情。”

“原来是张掌柜。我对于鲜果行业很有兴趣，如果您在方便的时候，我想向您采访一些有关你们那个行业的新闻，

大概您不会拒绝吧？”

“小姐，承蒙关照。我可以随时听候您的吩咐，只要您感兴趣的话。对于李小姐的新闻报道，我倒是拜读过几篇，那实在是笔下生花妙不可言啊！”

“您太客气了。因为职业的关系信手写几笔，不过是敷衍公事而已。您这样过奖，倒让我不好意思。啊，您的太太多漂亮呀！”

“谢谢您对我的称赞，不过我倒觉得李小姐可真称得上是一位绝代佳人了。”

“太太，您不觉得言过其实吗？”李园丽又把话锋转向了郝明。“张掌柜，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敝人正在而立之年。”

“看样子你们是新婚吧？”

“李小姐，”于芬不等郝明回答，便把话截过去。“难道这也是您感兴趣的新闻吗？”

“太太，请您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不过是随便问一问。我想您不会觉得这种友好的交谈是多余的吧？”

李洪信觉得郝明和于芬已经被李园丽奚落得够呛了为了解除这种舌剑唇枪般的谈话，他故意纵声大笑。

“李小姐，您说的不错，他们刚结婚不久。”

“啊，我猜对了。张掌柜，您如此年轻英俊，张太太又这样美貌多娇，你们真可以说是郎才女貌地道的一对好夫妻啊！我想你们的婚姻一定是很美满的。为了祝贺你们新婚燕尔、白头偕老，请允许我为你们拍一张照片做为纪念吧。”

郝明和于芬紧挨坐在一起，郝明本来就很拘谨尴尬，身上正在冒汗，此时又听李园丽说要给他们拍张合照，不免有点紧张，他本想拒绝，但是已经办不到了，只见李园丽随手

将相机高高一举，一道闪光，她站起来背起照相机走了。

几天以后，也就是在炸毁新仓库的前夕，李园丽和于芬又相会了。这次进市只有于芬一个人。而李园丽此时又扮成了那位卖茶水的女人尹兰了。李洪信为了解除她们之间的误会，有意识地将她们安排在冯大娘家里。这是一间不宽敞的小屋，收拾得很干净。桌上点着一盏小煤油灯，一张木板床上已经铺好两套被褥。于芬发现从上次见面时对方就老是盯着她手腕上那副包金镯子。两个人面对面伏在桌子上说话儿，于芬为了探测对方心中的秘密，故意将两只手臂向前伸出去。黄澄澄的镯子在灯光下闪耀着光芒，果然引动了对方的眼睛。于芬望着李园丽笑问：

“尹姐，你为什么老是在盯着我手上的镯子呢？难道你们结婚的时候冯大哥没有给你买么？”

“小于，你真该打，胡说些什么！老冯是光棍汉，这里也不是我的家。”

“对不起，尹姐。那么你的家在哪里呢？姐夫又是做什么的呢？”

“不知道……”李园丽摇摇头苦笑。

“你不说我也能猜到。他也是个地工，是个惹人喜欢的男子汉，英俊、能干、富有魅力……我说对了吧？他的名字早晚我会知道的，你瞒不住我。”

“你这身打扮真象阔太太。”李园丽沉默了一会儿，按着预定的战略，开始进行反攻。“可惜的是他没有来，不然，你们夫妻俩住在这儿最合适不过了。”

“尹姐，你怎么也胡说起来了！上次老郝跟我来，就被那个叫做李园丽的耍笑了一番，还给我们拍了合影。当时我又急又气，可又不能解释，真是有苦难言。这次你又拿我开

心，真倒霉透了，”

“我听老李说了，你们为了工作才扮成假夫妻的。不过，我倒觉得你们倒象天生的一对儿。小于，你说实话，你爱不爱他？”

于芬笑了，她没有回答，轻轻地点点头。

“那么说他也一定爱你了，是吧？”李园丽的心在紧缩。

于芬依然含笑不语，然而她炽热的目光已经做了肯定的回答。

李园丽看不见自己的脸是何等苍白，她也不想让对方知道她的欢乐给自己带来的痛苦。她喝了半杯冷开水，心情稍微平静了一些。然后两个人就脱去衣服上床睡下了。但是她们谁也没有合上眼睛。此时于芬似乎已经察觉到李园丽在极力掩饰自己痛苦不安的心情，好象是对她产生了女人们通常有的那种妒嫉，在床上翻来复去地来回折个子。“或许她也爱上那个人？”于芬实在憋不住了，就试探地问她：

“尹姐，你为什么睡不着觉呢？”

“脑子里乱得很呢！”李园丽显得有些烦躁。

“老郝就不这样，就是天塌下来，照样该吃就吃，该睡就睡。”

她们面对面地躺着。

“是真的，你不信吗？”于芬看着对方的眸子。

“那可能是因为你爱上了他才……”

“尹姐，你怎么又来了……”于芬噘起嘴来。

“我相信你们结婚以后，一定是很幸福的。”李园丽步步紧逼，穷追不舍。

“尹姐！”于芬真生气了，她大声喊了出来。“你今天是怎么了，为什么老是一口一个结婚结婚的？净瞎说！”